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三

與趙康靖公 叔平 至和三年

其啟辱教并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並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來且併仲面謝人還姑此

又至和三年七月

其啟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其為水所渰倉皇中搬家來唐書局又為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栰子露宿人生之窮一至於此人馬隨多少借搬賤累幸不阻

又嘉祐四年

其頓首啟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鄆去京師不為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興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

事區區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
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薾得以少休宜勝感幸卜居
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案之勞凭損左臂
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夫府孰不
為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為政之暇想多
清趣更冀為朝自重以俟嚴召遞中謹奉此有懇如別
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入

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遑遑無所之往時聞鄲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貴倿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鄲學難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為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倿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遞中布此懇

又同前

某啟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苦不堪況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輒伏枕情緒無悰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桓侍祠旣畢當即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强矣焦秀才事荷挂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病今猶居告自叔平兄去後子華作憲遂鮮歡

又同前

其啟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封不安勞慮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仰叔平素喜浮屠之説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為言聊以此塞悲奈何奈何更希為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嘉祐五年

其頓首啟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為肅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獨不得親欵宴言以為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由瞻迎溽暑惟為國自重

又熙寧二年

其再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閒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瑣必深

閔歎也其衰病日增尚此遷延為愧不淺然亦不晚必能免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熙寧三年

其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馳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静喜承台候萬福嚮嘗辱許枉顧雖日企竚乃出於乘興不敢坐邀然又思潁之清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門求見亦未為晚未間春暖惟冀以時衛重

又熙寧四年

其啟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絶養成踈慵稍闊拜問塗中忽辱書頓慰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其衰病如昨日足尤苦殊不少損兹亦老年常態爾閑居之樂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為難得自安道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羡慕所承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興遂振髙風使衰病翁因得附託垂名

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哉在公勉强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當世　嘉祐三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為感何已冬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一作思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比顧未獲遽被責以吏事精力耗竭何止强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行矣辞親幹敏河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其為

目病為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為國自重

又 嘉祐四年

其啟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吏闕附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盧在淮南為劇郡竊惟下車布治之初當少煩條教既而可樂之趣則有多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為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 嘉祐五年

其啟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乏馳問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即日春寒不審尊侯何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朞正以唐史殘編為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閒向暖惟冀為國自重

又同前

其欲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
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廬
去京師不遠計可備閒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據名藩
優游文史自足為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
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其衰病俱攻去
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去柰何柰何原
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尚壯及時讀書行樂
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大熱更冀自重

又 同前

其啟自承移鎮金陵遂疎奉問經畧竊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於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其衰病廹於歸計唐史奏御遽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為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 同前

其啟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二

三公過為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奈何奈何本欲為郡下客少涵主人復未可得然使少遷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為博采以為惠實寡陋之益也病

暑草率

又同前

其啟承惠寄碑刻旣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
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玆物厥嗜尤篤而
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為
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為喜幸也濟叔公議猶
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於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
為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
雖然敢不竭力辱諭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名閉其
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即當奉

狀也

又 嘉祐六年

某啟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恥區區强顏人事廢曠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尚留居外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遊之私論也辱惠書經若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嚴召間希為

國自重

與王副樞 景彝 嘉祐五年

其啟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祗謁暄和竊審氣體清安適辱簡誨兼示鄭州書信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爲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爲謝幸加恕察不宣某再拜景彝舍人閣下八日

與王懿敏公仲儀嘉祐二年

某啟數日之間併承寄惠蠏栗雖不得書亦喜尊候萬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遒盡衰病日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大書言

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况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 嘉祐二年

其啟稍不附問新春尚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目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悰則又可知嚮者公廨錢事知已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邊州無事誠爲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羣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

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過年盍區區但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愨家為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閔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尚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 嘉祐二年

具啟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

知深樂北土之善為郡處處皆佳况此帥府雄盛邊鄙無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靜緣累舉科場極弊既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一作為）在京師易為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頗嘗實材既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井未得便差主文今既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荏苒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

墨可述惟為國自重因人時枉問以慰無憀

又 嘉祐三年

其啟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怏怏又聞闕遠卻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即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為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為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為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其非久於此者然素

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為國自重

又嘉祐二年

某啟自去歲秋冬以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削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便而無為我累奈何奈何然且告他祇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閑人爾少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懐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祇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

厚之説也呵呵酒絶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旣健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祇見此等物粗有心爾餘皆不入眼也遞中續得來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今凍屍横路遂罷放燈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疎拙無佳物表意不怪不怪

又同前

其啟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為怪自罷去益忽

忽度日不能為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歸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脫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中子弟問動靜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煩條教計令人情習安粗可以為樂矣因書幸示其昨在府几案之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强不能舉罷居城南粗得安養迄今病目尚未復差厭苦人事實不能支秪候夏秋唐書了成褫却梅二遂決南去未間時得奉問夏熱為國自重

又 同前

其啟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省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遞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其久無信益亦未甞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言善政日新兩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期也某益多病目昏手顫脚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已了祇候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圖處矣京師事體亦廹促動有嫌忌無復縱適歲暮索然殊鮮歡意惟

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數字以慰瞻企

又嘉祐五年

其啟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前日郵中忽承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為慰也某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唐書了當遽申前請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聞近年眼目尤昏又卻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知何日遂得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汝陰爾昨蒙諂諭

俾請假既以地遠暫歸不能辦事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盤桓會當有時得歸爾承見問所以略道一二終日區區不曾勾當得公私一事人事殆廢以此不時作書應不為怪嚮寒為國自重

又　嘉祐六年

某啟近嘗於遞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兼蒙遠惠佳篇衰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顧惟知憂畏而衆論實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歌詠感愧感愧數十日

來范然未知所爲答問後遂如此其何以免於罪戾老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但厚恩當報爾仲儀何以見教寶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遠甚計須夏方得到闕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爲一笑爾感作少暇當勉强爲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寒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啟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闕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而未

有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速不知何以傳此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耶不相見數年人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嘆富貴浮名何可久恃至於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為之悲也君謨已歸睹然一翁病勢自到京來頓減前日與余廣州在弊齋閤會坐中相顧歴道諫院中語笑但奉思爾衰病索然百事俱懶惟故人相見庶幾有少清况爾瞻近匪遐跋履之勞更宜避暑

慎攝

又 同前

其啟人至辱惠以佳篇豈勝珍誦益見治煩餘暇猶能及此弊齋有菊數叢去歲自開便邀諸公比過重陽凡作數會今秋無復一賞軒裳外物為累於人細較其得失何用區區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甚思少奉從容殊未有暇今有會亦不放曠可歎可歎值夜且奉此為謝

又 同前

其啟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瞻勤昨日以疾病發動請告家居不知賢郎寵過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賓仲儀俯就秉鈞者當以為嘶爾然佳郡不遠且少盤桓聊為偃息也其衰病漸不能支更見楊樂道長往同甲勾落大半矣深思一作灑處未有去端爾客多偷隙作此簡鄙懷欲述者多不覺忉忉

又同前

其啟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孽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不

能呼四醫工並來未有纖效聞仲儀有蜀中真山豆根乞一二兩病苦加以餓損苶然疲臥不暇及他不罷不罷

又 嘉祐七年

其啟少别忽已更月秋氣漸清竊惟動履勝常受暑方初宜少煩條教吏民既已蒙惠則湖上清曠浩然放懐可以遺外世俗區區可憎之態至於憂悲煩惱亦自以理遣之其竊位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負抱愧

恥何可勝言獨於朋友之間常懷區區之願如此而已

謹奉啟咨問

又同前

某啟自别日欲致問而公私多故賢郎訪及得聞動静則云甚安昨日公謹相過廼云近少違和豈非追感悲戚使然耶此事實難遽遣其如無可奈何當推以至理不得不少自寛釋也竊計即日悉已平愈如常不勝瞻想之誠也某至今猶爲風毒所苦情緒蕭然不知名宦

何處為好合宮禮近日益牽忙不勝勉强也其他區區
臨別亦嘗少道祇得如公西湖之樂一二歲叱謀成歸
計遂為田畝之人矣難信之言不敢為疎者道也相見
未期但增引領因風枉問以慰勤企

又 治平九年

某啟公私悤悤久闕奉狀益以衰病交攻心力疲耗而
憂責無涯日苟一日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然亦久不
承惠問但屢見賢姪賢郎得聞動靜新歲晴和不審尊

體何似湖園清曠春物嚮榮然尚在過音必未欲會聚其如閒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羡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恠也嚮暖千萬加愛

又同前

其啟久不蒙惠問方積瞻思指使來忽辱書可勝欣慰兼審靜鎮安閒放懷取適自非嚮用全福何由及此固健羡之久矣其疲病不支憂責無際自匪獲罪譴困廢

不能薄展微効捨是三者未有偷安之計自齒牙浮動飲食艱難切於身者惟此一事既已如此其他復何所得然則勉强於茲顧何戀也因仲儀有見憫之言乃略及此經春潤澤稍足相去不遠必同和暖更希為時自重

與王懿格公 君貺 至和二年

其啟日思奉問别後人事益多端俛但見邸報知已禮上秋冷道塗貴眷各安其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欲辭免盖以目疾畏風寒兼多着綿毳衣服不得其如受勑

之日北人訃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為賀使行期頗緩正在嚴凝與君昆行時無異也家中少人照管且移髙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勾往來須及百餘日但得回來耳靜便是幸也呵呵自大旆西行羣議遂息請無過慮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可涯得失外物可置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不待言也

又嘉祐元年

某啟急足至辱書伏承履茲新正台候萬福少慰翹企

之素也其尸竊於此思逃罪戾未知其所年齒日增心意日耗歸洛之興何可遏承示許以卜鄰亦一時盛事但須公功業成爾否泰常理亦難稽久豈止友親之願也陽候嚮和惟萬以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其啟太祝來得詢動静甚詳尋又辱惠書承經寒尊候萬福門内諸貴愛康安深浣瞻想居秦久議者皆謂當還不然還鎮近甸應在朝夕浮議多端惟静安可以銷

弭修唐史已寫進本然卷帙多須數月方了南去有期心欲飛動過年衰病益侵見諭辯欲加收録此子庸駑詎可出明公門下不知何為誤聽但與家人大咍爾徐當議未晚賢郎在都下殊乏祗迎悚愧悚愧漸暖為時自重因賢郎行謹布區區

又 嘉祐五年

其啟近因急足還府略布謝懇即日春寒仰惟鎮撫外台候萬福其尚此遷延又見春花益盛第以目病眩晃

不勝飲酒鮮悰爾不審大府花時如何億曩在彼不甚

盛也前承問及石研今且致三枚續當更求佳者咫尺

瞻企惟以時自重

又 嘉祐六年

某以衰病碌碌無稱莫塞咎責徒自為勞區區久不奉

記屢見家人得書承夫人尊侯微有違和兼知來名夏

醫方欲馳問太祝遽至得聞子細喜已漸安兼見過容

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聞之益用為慰其自過年兒女

多病小女子患目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前日太清賞花省自入館惟景祐之會以選人獨不與殆今二十五年始遇兹盛事是日兼承見寄絶品雖有已凋者然所存不勝其麗見之病目開豁勉强飲數酌以當佳恵恐要知也見太祝言來擇壻兹事難於倉卒宜精慎也多日欲作書適聞有專人立草此其他諸懇俟太祝歸時致狀

又 同前

拱頓首近於遞中嘗獻拙句急足遽至承賜手書兼惠

新笋併増感愧竊審春和體況清福晉明寺卅年前亂

道宜為削去以藏醜拙廼蒙刋著何以堪之春早差遠

京洛飢民亮煩賑䘏計亦不廢行春也其忽忽少肌真蹟如此寫第未能遂去餘無可言爾薛司勲過府下事有可

詢當得其詳惟以時為朝自重不宣其手啟上留守尚

書學士清明日京醞二器聊表意但愚人力難致偶薛

君有卒擔之爾

又

同前

其頓首啓自薛司勲行後更闕奉狀見家人得十四姨夫人書竊知近苦牙痛道家修養先於囟下不宜有此病然此患中年以後人皆有之患者醫方亦多難得效其數年來頗以為苦用藥多殊未有驗近於張唐公處得一方他言親用有效然亦未曾合今粗録呈可試用也春旱甚濶遠以貽上心焦勞之慮近躬禱太一遂獲嘉澤河洛間應已霑足民歲當有望不審邇日為政外尊

體何如更希慎攝因附藥方遞中謹此咨問

又 同前

其啟謝懇已具如右秋寒台候萬福其衰病忝冒以寵為憂自省蹇拙曷嘗敢萌此望人亦曷嘗期此然事出意外猶竊叨據君貺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歸副具瞻以快士大夫之顧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與農夫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之恤矧洛政善譽初無間言也恐知之以新忝命人事紛紛致謝稽

晚皇恐皇恐

又同前

其啟自叨竊非望嘗於郵中致謝懇即日冬候遂爾凝寒仰惟動履清福其勉強衰病才薄寵益損必隨之親朋見憂何以為教有望有望見家人言十四姨夫人昨夕達和喜已平愈公期由此專去省候鄙懷區區因話一可詢問凡諸委瑣不復煩言歲晚慘慄惟以時為國自重

又　治平元年

某啟嚮自遭國卹公私事緒既多而衰病之年憂哀並集餘生朽質殆弗能支顧於人事曠闕交親宜以相寛自春不常拜問然昆弟多在京師薛九與二夫人書信時時獲聞動止即日秋暑猶盛不審寢味如何朝家方恃羣賢共此康濟邊寄雖重難恐淹留未俟見間惟以時為國保重

又　治平二年

其啟專人至辱手書承履此春和台候萬福其衰病眊然偲一藏拙之地未能遂心日夕勉强不勝其勞其餘幸悉如常承示諭請覲尚未見奏削安道特地以親為辭必留滯旌車然辭官亦當俟報爾適以私家少故牽忙作書不周謹惟為朝自重以副區區

又 治平三年

其啟近併捧遞中專人所惠三書竊承經暑台候萬福貴眷康寧粗慰瞻企諭以請洛之意甚詳自公留滯於

外士大夫之論鬱然而當職者負慚與責久矣今茲所請在理何疑諸公諒不煩丁寧其又可知也有欲知者私門所便備問及爾亦已盡諭但奏削尚未至爾其瘠病苶然昨屢乞懇以經此詆辱於國體非便第顧勢未得遽去以此強顏成何情況事有所激實如來諭其諸多端匪遠可以面叙本末餘當續報惟酷暑為時自愛

與執政 熙寧三年

其再拜啟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其以官守 一作居守官

外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廹以懇悃不能自默其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強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曽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别無大過遂以為可委爾其如東州祇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

職為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晉一路外鄰二敵使其不
病亦不敢當況尫悴不能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
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
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乾隆御覽之寶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許溶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四

與余襄公安道 慶歴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為别五六歳未甞一日不企而南望然其攜老幼浮水夻陸風波霧毒周行萬三四千里侍母幸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

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而無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一有殛字）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况欲施於他邪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觧積歲區區之思廣丈曽生文識可駮云嘗學於君子畧能道動静因其行聊書此為問

與王文恪公（樂道　慶歷八年）

其啟至節方欲拜狀遽辱惠問感愧感愧新陽納慶奮發賢藴以澤斯民不勝祝願也其近以上熱太盛有見

教云水火未濟當行内視之術行未逾月雙眼注痛如割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此遂為廢人所憂者少撰次文字未了爾恃相知敢布深寒保重

又 皇祐初

某頓首啟昨日州吏行嘗奉訊徐君來具道相見甚慰所懷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見惡者稍息心此亦安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來即答餘外惟自藏於容但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進取不可

于大禍悲當避自餘愛惡豈能周卹也到此極無事所恨漸老益懶惰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著得些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茍有著述無惜寄示李習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啟區區久不附問人至辱書具承動靜康和姑以為慰某衰病處此數月不為住計遇事在目前者遣之以

自免過其他如在郵傳也自期以半歲求觧復尋江西前請比可得亦須來春矣此外毀譽都不曾問十年不曾燈下看一字書自入府來夜夜燈下閱數十紙目疾大作一月之内已在告如此安能久於此乎承書果亦以此見憂眼稍開得纔兩日猶在告中惜目力又不可不自書草率保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啟自承大旆臨許更闕拜問盖以衰病無悰人事多

厥恃頼相知不以書信疏散為意爾人至恵教益荷勤
眷兼審經秋尊候康寧并增慼慰氣節嚮寒未召用間
惟冀為時自愛以副區區

又同前

其啟病目艱於書字咫尺闕奉狀蒲支使者過府下云
得請見顏色尚覺清瘦辱書承手足遂已輕安其慰可
量公之功在朝廷不淺所蘊未施萬一頼田謾置之為
他日計亦無害累嘗具此獻說爾其以決計止在來春

亮可奉為徐求也人事日新閒處尚有所聞然益覺靜勝爾日夕欲奉狀續當馳啟茲不具悉餘乞慎藥食以自輔也

又同前

某拜啟近急足自府回辱書承此初涼動履清福甚慰勤企兼審中間小疾為苦喜已平和仁政清簡歲豐民樂亮足順神某衰病雖名凡老患或耳或目不過一二諸老之疾併在一身所以歸心不得不速也蒙惠藥方

益荷意愛已依方合和也咫尺未涯瞻款惟時自愛

又熙寧三年

某啟某以閑僻養成懶慢久闕拜問專人辱書感慰曷已某此幸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淩加以私門煩惱無復情悰亮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知止切於思歸也咫尺莫奉宴言歲暮隆寒伏冀為時自重

又同前

某年齒日加衰殘日甚理所宜然不足多怪昨者蒙上

哀憐信其實病免并得蔡恩出萬幸兼去潁數程便於歸計再尋前請不遠朝夕承樂道亦有卜居許下之意柴車藜杖歲時往來此自一段好事古人難遂蓋公素藴未施盛年方壯也若某則實難策勵爾

又 熈寧四年

某啟昨蒙上恩閔其衰老許遂退休自杜門里巷人事幾廢以是久闕致誠而雅眷不忘惠然垂問誨諭稠重以慰寂寞於友情乃見之時以勵俗風義所及其利博

矣非止病夫之荷德也感愧感愧兼審經寒台候萬福

閒中優幸實多但交親益難會見此為區區歲晚凝冽

惟宴居頤養以需復用

與滕待制子京慶歴五年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十年而執事謫

守湖濵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事之

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為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來惠音

見及伏承求卹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便人典無窮

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為心而竊喜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亦及新堤之作俾之紀一作記次其事舊學荒蕪文思衰落既無曩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澁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闊達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強不能以副來意媿悚媿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間千萬自重

與章伯鎮慶歷五年

某頓首山郡僻絶不與人通每辱誨問何勝感愧某材薄寵過得禍甚輕獲此優安至為天幸伯鎮尚淹江郡忽已踰年大亨有時先以小抑亦通否之理然也惟冀自愛以副瞻禱

又 慶歷六年

某頓首州幹至蒙問以書承此新春福履休裕詩文新作金石交奏某處窮僻不接先生長者之論久矣忽然得之開發鄙滯况得見其人接其道其樂宜如何哉此

志未諧惟用瞻企保重保重

又　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可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為此爾欽服欽服某幸閒僻甚可尋繹然獨懶於撰述爾嘉話未卜冬冷千萬保重偃虹隄記滕侯牽強不意敢煩餘暇特與揮翰荒惡之文假餙傳久感愧感愧

又 皇祐元年

某昨以目病為梗求頻自便養慵藏拙深得其宜泛舟長淮翛然其樂急足遠至辱書為別且承春暄寢味多福相去益遠瞻望徒勞千萬保重

又 同前

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友朋淪落殆盡存者不老即病不然困於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快吟味淮

陽若區區到彼必少袪俗慮尚可勉強以攀作者惠茗正為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酒尤為無聊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

與王郎中 道損 慶歷八年

某啓向在河朔嘗辱書為誨人事多故未暇復問尋而又聞子野之訃值某遷郡淮南扶挈老幼凡再登舟再出陸始至敝邑用此亦未暇與友游相弔子野之賢難得此天下公議共惜之若相知之難二字一作與相得則某私

恨亦有萬萬不窮之意苦事苦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令名不朽則為永存矣凡朋友為子野痛惜者惟可以此一事自寛而已范公誌文詳悉而實録甚善甚善新歳伊一作甫始千萬保重以慰瞻詠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專人至辱書承經寒為政外福履清康實慰瞻企某衰病不支遽蒙以煩冗驅策不敢固辭其實非所能亦非所樂又非所堪也居華已逾年當別有美用承見

諭敢不如教某病目十年遽為几案所苦冬至後自當

請麾南去矣嚮寒保攝

又嘉祐五年

某啟辱見諭碑文及拙詩續當遞中奉寄蓋以唐書甫

了初謂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寫印本一字之誤遂傳

四方以此須自校對其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時由是

未遑及他事以屢失信於長者不避忉忉承首塗有日

旦夕當詣謁人還且此不能盡所懷

與杜大夫慶歷八年

某再拜久不聞問經夏涉秋榮侍外體履多福近為漕魏河決淮南例令勸誘人户進納稍草淮人既貧而道遠期促絶無應命者朝旨勸誘使人傳宣又令差定莫知所從南京亦必須有指揮不知本府如何擘畫見勸到人户多少如何誘之孰是差定某才薄能劣受恩厚甚聞朝廷以河事為急正當竭力補報然苦於事無益而為國斂怨於淮人則重為可罪也為遠方不知事體

急走此奉咨或有勸誘之術顧乞餘矩稍濟其急忙中不子細秋涼保重

又皇祐四年

某啟閒居之人久不奉問得遞中書承榮侍多福又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奈何惟當日寬上慰慈顏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姚教授奉問實録蓋自居憂日苦閒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閒人頗能裝裁諒彼視事鬧決却少暇時以此欲於閙中銷日也不訝不訝

及聞近有悲戚則猶不可以閒事干聒深悔前言之容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疏偶姚教授介來聊述此冬深保重

與張職方皇祐二年

某啟相聚逾年别來豈勝思戀道塗無阻行已及陳時時得雨舟中不熱自過界溝地土卑薄桑柘蕭條始知頗真樂土益令人眷眷爾小兒輩望見萬壽塔尚指以為臺頭聞其語不覺愴然爾過陳恐難附書秋暑多愛

又　皇祐三年

某啓自承遷秩嘗辱惠書迫以多故尋踈奉問近得康（一作唐下同）屯田信方知已授蘄春旦居頼上即日寒凜寢味多福某自至此以親疾猒猒無暇外事欲求一僻地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為清要所居不敢陳乞區區於此無復情悰非復湖上之時也未涯相見千萬自重因康屯田人回附此相次專馳狀也

又　皇祐六年

其啟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為慰不已六月一日從吉得郡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頼簞真病與懶者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却有書一封幸為致達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早為達一作送之已縣境有好碑試為訪之别後所収必多也閒中無物為信慚悚慚悚

與劉學士　涣字子正　皇祐四年

某叩頭言罪逆餘生護喪假道乃勞台旆枉顧孤窮感

愧之誠何以云諭限茲凶斬無由詣見斯又重以為恨也乍遠為邦自重謹附手疏叙謝

又同前

某啟哀苦中幸得相見辱眷甚厚行計所廹不勝依戀嗣沐手誨併深感怍乍遠珍重行次草草為謝

與知縣寺丞皇祐五年

某啟自相別後至王回秀才來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師無恙某哀苦如昨近擇得葬地在頴西四十里土厚

水深略依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說皆莫能一一如法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示及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與之同甲内顧身世可為凜凜此人有材能而氣儁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怒者秖能言其卒意行事是保無他過矣某閑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處附書信恐知其家屬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千萬徐謝髙科今必已決俟見春牓附書也因見伸意某以妻母病家人兒子輩入京相看因得附此不悉已暄多愛不次某再拜

與臨池院主皇祐五年

某啟小姪人還曾附問邇來暑毒安和某今謀奉太君

神柩南歸將遂相見因小姪先行奉此不次某書白七

月十六日　小師等各安建茶二角表信

與吳給事名中復　皇祐末

某啟罪逆餘生遠屛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勝仍沐寵

惠雄編俾遂縈覽雖在哀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淯井之

作有以見仁言之利慱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孰一作仰

材譽固已有日粗窺髙藴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謁謝聊敘此不次某再拜仲庶太博執事　二月二十八日

又　嘉祐三年

某啓思奉清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熱承體氣佳裕某此者忽有君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慮不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辱命誌文鄙拙豈足當之第以欣慕忠義樂於紀次因得附名於石末遂不敢辭爾惶悚惶悚鄙懐區區不能具道其頓

首諫院舍人執事

又 同前

某啟新令雖許往還尚以職事牽冗未皇祗謁計寒凜體氣清康前承要墓碣久稽應命近因病目在告始得牽強衰朽無意思僅能成文不足以發揚令德慙恐慙恐昏眩不能多書謹此

與李留後公 謹 至和元年

某啟昨自居頼服除久俟外補既而召見尋乞蒲同出

處倉皇諒聞於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復留孤生多難鬢髮蕭然心形兩衰豈有榮進之望但區區未能即去爾承坐鎮餘閒甚有清趣然想非久外留當被嚴召老朽或未出都尚得一相見則為幸矣瞻仰瞻仰

又 嘉祐二年

其啟嚮以僑寄僧坊公私多故怱怱為別豈勝馳情使至惠書竊承下車經寒動履清福粗慰瞻仰某一守經愚儒爾豈堪適時之用加以衰病勉強實難過裡慶得

遂一麾為幸矣公謹為郡誠可樂然賢者遠外於今之時勢必難久目疾得静安息慮當益清明其昏花日甚書字如隅雲霧亦冀一閲處將養爾深寒惟望為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啟自旌旆之南數於他書中承見問中間寄惠八功德水又辱手書及今者人至又辱書感慰何已兼審經寒為政外體履清康某自過年如陡一作頓添十數歲人

但覺心意衰耗世味都無可樂百事强勉而已請外决在今春惟不知相見何時爾鄙懷千萬莫能具述惟以時為國自愛瞻仰瞻仰

又 嘉祐三年

某再拜近因人還嘗得附狀茲者寄水人至又辱書審春寒體況清康兼惠清泉亟飲甚甘實如不疑所品物固有處於幽晦而發於賢哲者茲鄙夫欣慕樂於紀述也適值館伴契丹人使旦夕到闕煩區區須事畢當馳

上也人還謹奉此

又 同前

其啟自春氣候不常伏惟攝理清康前承惠浮槎山水俾之作記又於遞中辱書久不為報蓋牽強拙記未成亟其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命文辭已如此不欲更自繆書亮不為罪然得子履一揮尤幸蓋不敢煩公謹真翰也皇恐皇恐

又 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辱書（一有惠字）承此初暑尊候萬福浮槎拙記託賢弟附去多日疑其未至間此急足發來也初深欲自書屢試書數本皆自嫌不過意遂已前書具道必可亮也向時竊見議科場奏甚佳然欲必行其言尤難也論外計刻剥此非守道守官君子孰肯奮然發憤前頴人已受此賜矣若使常人用心皆如君子生民豈有弊病天下豈有不治哉鄆州還闕方一相見京師久雨近方晴乾不審江淮如何向熱以時自重人還謹此不

宣甚再拜

又 同前

甚啟自附浮槎拙記去後捧遞中所惠書尋以修報茲者人至又辱賜教甚昨承恩俾侍經席輒以近歲負多濫選官以人輕遂至學士例為兼職用此為說得以懇辭聖恩矜察特許寢停甚幸也承示啟更不修答也感愧感愧甚苦風眩甚劇若遂不止當成大疾作書未竟已數眩轉屢停筆瞑目鄙懷區區不可盡惟為國慎夏

自重

又同前

其啟承誨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絶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厭飫爾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為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録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入都小餅時為

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然若不勞煩則亦無害更裁之

與向觀察嘉祐五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浣遐想足下留遊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邊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第嘉績别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珍愛

又至和元年冬

某啓伏自使旆之西及此兩辱書承祁寒為政外體履

清福深慰企渴某居此區區近又領三班坐曹牽冗久闕拜狀仍思舊同局言笑之樂不可復得也請外開春決可去未知欵奉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五

與劉侍讀 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為政外尊體休裕實慰企想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䑲舟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豁然哉伏冀為

時自愛

又 嘉祐四年

其啟愚家所藏集古録嘗得故許子春為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為一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為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為集古録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遂不復作適因尋檢少書籍殘蠧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所謂黒鬼者

雖老鈍之人媚着然亦不為無益也家無他本幸看畢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啟區區久疎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為千文不知如何也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遽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豈其

未得其法耶韋令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為汙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罷以閑事聒耳皇恐皇恐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啟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為雨耶建寧物論益喧當制之人必被収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韋為致意人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却乞真牛膝一二束為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朞啟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絶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朞啟時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時為答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為泥

渟中逺赴官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車馬雖雨無泥甚不為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夫亦動念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差多今日病適方睡起謹此咨報

又　嘉祐四年

某啟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葱翠節物已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奉思加以風沙益可憎爾輙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當傳者

特為剪去之矣恐知

又 同前

某啟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昨日羣牧特會以熱中飲冷過多偶為腹疾兼以少幹故遂且在告秪三兩日當即出參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啟為謝

又 同前

某啟承出城勞頓晚來喜佳裕拙疾特辱問念感愧曷

已自夜來益注洩今旦薾然遂名張康診云熱中傷冷當和陰陽偏用熱藥所以難效遂以黄連乾薑之類為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脆事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俚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滯更當慎攝今須馳問之也精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話

又 同前

某啟特辱問念感愧曷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覺難

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一服爾蓋自家常服者已頑無效冀新功爾承教當節之也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 嘉祐五年

某啟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藥食有張萬回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憚懇勤名之也某今日不入正為凌晨稍涼為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慈事安敢奉誤旦夕當得以方牵强不能悉

又　同前

某啓承見諭某為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為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東齋雖狹若心無事可以坐致清涼健羨華事十六日定力當奉見併得敘盡所聞也人還謹此

又　嘉祐四年

某啓熇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强

起疾讀其為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當卧

誦以代飲氷咀雪爾某兩日為伯庸趂了誌文蓋其葬

日實近恐悮他事然其為苦不可勝言閒思宜為劉乂

所誚然自此當絶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剌環邀於鬼

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兹時之勞也方執筆得少風

稍清故能忉忉不宣某再拜

又 嘉祐五年

某啟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

而縛於文字遂為他時故事兹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也

又

某啟自原甫既西雖不為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況遂當憂責履畏塗其為情況可知偶思春物將動故都多佳致為樂豈復可涯汨沒聲利惟溺惑者不勝其勞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無以衰病此事難為他人道獨

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企

又 嘉祐六年

某啟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厭飫所見不以難得為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辱問遂絕惠音不知何嬉遨爾見踈也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偶因連日假

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其為貺也真蹟用此貺字

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為國自愛某祗拜　初望西物甚衆今寸紙一字不可得况南山竹萠之類耶至於新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甚乎

又與前帖相類疑是稾本今兩存之

某啓自春以來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然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嬿遽見斥外始望西州之物

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况於其他乎某老拙無堪自顧恐終無所爲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將奈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恐厭飫朝夕不以難得爲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者爾賢弟亦稀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取適爾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區區然公方享清閒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闕得子華書言西去當於陜雍留

連界能如此否手指拘攣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可知

又同前

某頓首啟近寛卹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惠問春候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詠前日崇政賜進士第見賢郎在高等伏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小子未有能獲薦于有司者見之尤所羨慕賢郎程文甚工為都人傳誦及第等等雖高而人猶以為未稱然少年微抑

於此未必不為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為賀不宣某再

拜原父安撫侍讀閣下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啟久不奉狀蓋欲俟賢郎歸而賢郎未歸遂以稽緩

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暑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之來

者日載政聲盈於都下使嫉善之言不勝公議聊俾下

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闕於屑屑也

餘復何言盛熱為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此咨問不宣

某再拜六月廿一日謹狀

又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為則方以安作紛紜為戒循安常理又頗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不逮實有望於公為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尤以為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為幸也蔡君謨自南歸皤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逮今遂不復啟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新詩醉墨時以

為患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為害不知何避而何嫌
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慎夏
愛護

又 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衆
君子多以為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為此有望於
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為實為政之大要此西人
所以蒙患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莊生之名卓

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師法之葢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久聊此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屢歎而巳恐知其近況故輙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為慰豈以無事為煩耶

又同前

某啓薛金部自西來辱惠以書承經寒體履清安兼得

詳問動止併以為慰今歳京師寒甚衰病之軀尤所不堪承諭閑閻無為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竊思登臨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辭人還聊奉此不宣某再拜 十一月二十日

又 嘉祐七年

某啓春氣暄和伏惟鎮撫之餘履況清適某以衰殘勉强有勞無益公職曠廢私事不修不獨於書記為闕也緬懷故都風物之佳當此陽春暢發之盛臨觴覽勝宜

不為厭蓋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來歸遂不復得爾此外惟以時為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手狀上　二月十二日

又　同前

某啟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勲歸薛既以事滯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詢問動静以慰懷爾薛君留此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為及其耳目所得歸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闕惟南味

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旱極闊知陜西尤甚奈何奈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啟賈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履康和無嘗患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為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為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為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膝瘡家居絶客無人為識古文故弟

於郵中粗報巳受二銘之賜篆畫當徐訪博識尋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慎護以副瞻勤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同前

某啟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宫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羣兒曹走問廼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

為世俗所懵那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録中以為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為時自重

又 同前

某啟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履安和兼沐寄惠蘇梨新笋豈勝珍荷自去冬以來親舊私信一皆謝絶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申貢餘之禁則應少費宅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事紛紛使

還為謝不謹不宣某再拜原甫經略侍讀執事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君謨

某啟辱惠櫻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為難得然比他人尚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為嫌矣諸留面叙

又嘉祐八年八月

某啟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

然其製作甚精真為几格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書不敢致簡為謝李敫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枚聊報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為事更老應當澹死租庸遂更作一程無由頻面聊當一笑歐陽修頓首白三司給事

廿九日謹狀

又

治平二年二月

某啟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裝無由詣前日劇瞻企荔枝圖已令崔愨傳寫自是一段

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東退中得此數十本勒李敎送上因出過門爲幸不宣某頓首君謨端明侍郎　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　景仁　治平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伏承春暄體候清福某蒙恩許解重任得毫便私其爲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誼譈中外所聞大略秖如此故不待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而過粗釋瞻思之懇爲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待制　夷甫　嘉祐治平間

某啟相別之久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趣殊爲蒙賜珍玩秘藏未曽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賜不鄙無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爲道自愛

又

某相别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履何似某碌碌於此國恩未報而衰病

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閭巷以從有道君子豈勝區區深寒為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

某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人事稍間當獲款奉未間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賔輕浼皇恐

又 同前

某啟嚮在賴區區僅得一二閒餘論雖未猒于心而仁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踈奉問

亮須幅巾閭巷杖屨往還始償夙素傾嚮之心爾未間以時為道自重因負㣲人行謹奉手狀

又 熙寧元年

某啟少便久踈致問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昨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衡巷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間惟為道自愛

又 同前

某啟到官忽忽已復窮冬老病踈慵闕於致問雪後清

冽體況想佳某幸居僻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尚少盤桓款悟未期深寒加愛

又　熙寧二年

某啟近小史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數月開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嫌至於幅巾閭巷以從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啟

又 同前

其啟守官東州僻在海溪久踈致問徒積傾馳氣候已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其勉強良病遲延榮禄又將及朞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遂西首獲親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為道愛重

又 熙寧三年

其啟多病踈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潁還云嘗侍杖屨喜承經暑寢興萬福無審尚以足疾未副名命朝廷禮

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益勤然君子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某尚未得請未遂相從閭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為道愛重

又同前

某啟霜氣清冷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承朝旨尚復敦迫出處之際遂為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牘懇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當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

勞嚮寒珍重

與沈待制 邈字子山 慶歷三年

某啟素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焉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為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 慶歷四年

其頓首啟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奔走事下吏承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幸諒知二十四日出京計日必已受事其自保塞田及中山已三日猶須并一作併旬方得拜見他悉面賦也冬寒千萬保育

與王龍圖益柔字勝之　嘉祐元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冬凛外體氣清康深慰瞻渴益州張侍郎不久當至哀病區區猶須更旬浹始遂休息因欲

請補江西爾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臨紙忙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論奈何奈何

又 嘉祐闕年

某啟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云少朋儔宴處為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濟也京師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得常態秖如此也求移能少安之為善會要深欲續送上為付

一書吏裝褫遂取不得京師吏人頑慢不言可知勿怪勿怪為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為謝

又 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為孽古所未聞救災卹患事匪一端某言不足為人信才不足為時用徒耗廩祿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稍寒惟當以時保嗇

又 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尚留兖寒凝喜體況清佳杜公清節篤行每恨文字不稱不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一二家作誌裴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葬於故里亦可就得之原叔誌續當錄去會要為此中書吏稽遲又且送五冊去不憚頻來取也新詩因人乞數篇亂道亦當錄呈深寒公外加愛人還草草

又 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已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是治内之時亦猶冦賊過後講修武備雖非先見亦所以禦後來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蓋各自須有少病痛爾呵呵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相見聊奉此洛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入夏便患口齒昨日食數大杏今日腮頰腫痛針刺出血不能常食若此是將奈何奈何

又嘉祐八年

某啟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貽陵虞主未還在禮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為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為禱集古録序蒙文無足采第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浼皇恐皇恐

又 治平二年

某啟公私怱怱久闕致誠辱書感慰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絶必稍為便然久淹於外此在

位者之責而朋友敝善之罪其何敢逃其竊位於此巳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巳來得淋渴疾瘵瘠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況以殘骸勉强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輙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某啟辱示二詩誦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过耶然謂賢而能書為不幸又似過

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惡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苟有未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為友益矣姑話及此不罪怮怮

又 熈寧四年

某承見諭詩義晩年廹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素志僅且了却頗多疎謬若得一經商榷何幸如之閑居少人力俟錄一二拜呈但慮方居禁職無暇及此也某

目足為苦秋深尤劇尚賴休閒足以安養餘生之幸

與宋龍圖 敏求字次道

某啟漸暄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枉顧家滄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啟伏承遽有子婦之戚莫遑奉慰豈勝馳情暑鬱方熾更冀為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手啟咨問

又

某啓多日不奉見秋冷竊承體氣佳裕嘗託裴如晦致懇欲告借少書籍承不為難今先欲借九國史或逐時得三兩國亦善庶不久滞也先假通錄謹先歸納頃聒豈勝惶悚

與梅龍圖　摯字公儀　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瞻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衆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

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修換也内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修改令簡少為幸緣五篇各不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改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　楊休字昌言

某頓首啟自到公私冗廹未得一詣門宇乃辱雅意先以顧臨猶未克叙謝其為感愧何以勝顏手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遽此餘當面盡

與祖龍學　無擇字擇之　嘉祐四年

某啟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齣句魚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違實深為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何惟冀以時自愛

與沈內翰

某啟辱書承祁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恵亦足以在人亮須

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尚遥更冀為時珍嗇

答李内翰　疑

某皇恐頓首再拜啓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進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聖恩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驟闕左右資訪之助其如凋敝之俗為幸何多某以門下生為幕中吏私願以釋不勝榮輝惟慮車馬未飾已被堅留暫此郡齋即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躍依託之心而不得

終蒙大惠爾伏承涓日有期限以職守一無此十七字不獲躬

詣界首候迎畁情瞻望激切之至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